



沿海缉私奇闻

YANHAIJISI
QIWEN

吴式堂 郭德龙 著
昆仑出版社

沿海缉私奇闻

吴式堂 郭德龙著

昆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侠
封面设计：廖宗怡
内文插图：骆耀棠 黎家进
责任校对：杨 洋

沿海缉私奇闻

吴式堂 郭德龙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0625 字数：250 0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 000册

ISBN 7—80040—168—5/I·147

定价：3.85元

内 容 提 要

看上去是位纯情少女，可从她的阴部取出6只发亮的金表；夫妻船里的两对“夫妻”，一会儿成了四个大小伙子；一只精美的月饼盒里，飘香的月饼成了黑色的鸦片……这不是舞台上的魔术师变技法，也不是杜撰出来的拍案惊奇，而是发生在广东沿海开放地区的真实故事。本书向你披露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走私与反走私案件。港澳黑道上的人物与大陆不法分子相互勾结，为牟取暴利，疯狂走私。从手表到录相机，猪肉到鳗鱼苗，人参到鸦片毒品，衣服布料到黄金白银，还有珍珠首饰，古董文物，大人小孩……走私物品无所不包应有尽有；走私手段更是神秘莫测，千变万化。水上有飞艇偷渡，陆上有汽车偷载；有团伙勾结集体走私，也有匹马单枪独自闯关；有冒充海军舰艇穿越海峡运送私货；也有打扮成妖艳贵妇伪装探亲往返大陆挟带私品；美女计，调包计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电子战、情报战现代技术古代兵法全使上……面对狡猾奸诈、无孔不入的走私分子精心组织的一条条极为隐蔽极为复杂的走私黑线，我英勇的边防武警指战员及其智谋和胆略撒下了一张张“猎鲨”的网：“黑吃黑”战术见奇功，龙骨里找出白花花银子三千两；放虎归山钓大鱼，秃鹰、贵妇人齐落网；“卧底人”死里逃生引出“黑帮主”，“捉蛇站”借刀杀人除掉“蛇头豹”；智警官夜里探查林姑娘卧室的“秘密”，勇参谋海上劈风斩浪擒住“走私功勋艇”……本书揭开了港澳黑社会组织的真实内幕，披露了走私分子诡计多变的走私手段，也描绘了边防武警大智大勇、随机应变的缉私经历。

该书选取的都是近年来沿海发生的真实缉私案例，因特殊原因，文中隐去了有关人的真实姓名，特向读者说明。

目 录

十万火急的缉毒行动·····	(1)
林姑娘卧室里的“秘密”·····	(35)
神秘莫测的海上情报战·····	(55)
黄金铸成的枷锁·····	(94)
“一条龙”汽车走私案·····	(111)
机警的眼睛·····	(126)
肥佬、秃鹰、穿黑旗袍的贵妇人·····	(136)
李区长——走私团伙的后台？“马仔”？·····	(165)
“小人蛇”海上历险·····	(182)
海上漂来《龙虎豹》·····	(200)
青龙帮里“卧线人”·····	(215)
银鳗！令日本人垂涎的银鳗·····	(232)
“海上飞虎队”勇斗“走私功勋艇”·····	(244)
冻猪肉里有文章·····	(255)
16吨吉林参南下闯关·····	(270)
智擒“海上飞贼”·····	(288)
拱北口岸缓冲区里的蛇争豹斗·····	(307)
露丝娅号的行踪·····	(321)

十万火急的缉毒行动

假金砂引出了黑烟土

仲夏时节，深圳市深南大道西北的荔枝公园里，游人如织，一对对红男绿女在碧波如镜的湖面上荡舟戏水，一双双情侣在绿树如盖的林荫小路上切切絮语，一群群嗡嗡飞鸣的蜜蜂在树丛间采集荔枝蜜……。

荔枝公园的对面，有一幢四层高的灰色楼房，门口挂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深圳市支队”、“深圳市公安局边防分局”两块牌子，楼里电话铃声不断，对讲机不时发出呼叫声……。

下午两点钟左右，一个穿着褪了颜色旧军服的中年人，犹犹豫豫地走进了这幢楼房的大门。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特别是在这改革开放的超前地区——深圳特区，把旧军服当作便衣穿的人实在不多了。

他从旧军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张被揉搓得皱皱巴巴的“传讯单”，递给了门口的哨兵，哨兵把他带到值班室，值班员又把他带到了二楼的“传讯室”。

“传讯室”里有三个穿着橄榄绿警服的警察正在等候着他。一个年纪已有四十多岁，身材瘦削，面色苍白的警察，

指着桌子对面一张凳子，说：

“请坐下。你是深圳市汽车公司第二车队党支部书记许洪发吗？”

许洪发因为在一宗假金砂案涉嫌，被传来讯问。这个假金砂案，边防分局的干警们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上郁南，赴罗定，翻山越岭，跟踪追击，几乎所有的案犯都已拘捕归案，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只有这一伙在深圳的窝主许洪发，还没有触动，今天的传讯是最后一仗了。

因为是传讯，调查股长武士英说话的口气就尽量放得客气一些，可是许洪发却在强装镇定的同时，处处显露出傲慢、不屑的神气。

“你们把我传来讯问，经过汽车公司党委了吗？我大小是个干部，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可以任你们摆布。你们这样做要对后果负责的！”

武股长他们当然不会理睬他的虚声恫吓。“这个不劳你操心，我们一切行动都向法律负责。现在请你老实回答，你都干过哪些非法活动？”坐在武股长旁边的老参谋程喜首先发问。

许洪发何许人也！他当然不会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在程参谋问话里，他好象听出了点什么。他那张干板得象木刻一样的脸上，胖嘟嘟的肌肉微微地牵动了一下，小眼珠子骨碌一转，心里暗暗地思忖道：来者不善啊！他传讯自己不会没有缘故，是哪桩事发了呢？是文物走私案，还是假金砂诈骗案？这些事都做得干净利落，不露痕迹，而且出面作案的人都已远走高飞了。难道是昨天的事走露了风声，那可是要命的事呀！他顿感不寒而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反复叮嘱自己要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在事情没有完全败

露以前，绝不能随便吐露出一个字。要先听听对方的口气。

武股长见他缄口不言，便严肃地对他说：“许洪发，你身为共产党员、政工干部，应该懂得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正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一身清白，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所以才没有什么好说的！首长，请你们相信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吧，不然你们可以到我们单位去调查嘛。”许洪发见硬的不行，立即堆下了笑脸，竭力为自己洗刷。

他这样振振有词的辩解不是没有缘由的。他有一张可以迷惑人的画皮：转业军人，党员干部，平时他工作积极，人事关系很好，在人们面前总是咧着一张大嘴，胖脸上的每一条肌肉的纹路里都绽开着笑意；在领导跟前更是俯首贴耳，温顺得象一只摇尾乞怜的哈巴狗，就凭着这一手，他转业只两年，就由一个一般干部提升为支部书记。目前，他正在走红，谁也不会相信这么一个道貌岸然和蔼可亲的党员干部在背地里会干出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他也正凭借着这一张画皮，施展出浑身解数，软缠硬磨，希望再一次蒙混过关。可是这次因为狐狸尾巴被抓住了，仅凭简单的“缄口战术”哪能轻易混得过关。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想起今天下午四点半钟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态度逐渐变得急躁起来。他不停地揩擦额上冒出的汗珠，经常斜着那颗绿豆大的眼珠，偷偷地看手腕上戴的那块手表，每看一次，神情都显得更加焦急。他的口气更软了。他左一声“首长”，右一声“同志”，他说：“你们不给我提个头，我怎么好向你们做解释。我家里有急事，我得马上赶回去，你们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要不，我得先走了，以后如果还有什么要问的，我可以随传随到。”

从谈话开始一直没有开过口的那位年轻的参谋吕立，象一头机警的猎犬，静静地伏在那里窥察着，他粗黑的浓眉下那双锐利的眼睛，一直紧盯着眼前这一张虚伪的胖脸，那上面肌肉的每一阵震颤，眼珠子的每一次转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心里不停地思索、分析、判断：前倨后恭是心虚的表现；一过四点钟就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频频看表，要求回家又是为什么呢？他有什么急事要赶回家去呢？吕立觉得这一看来似乎简单、容易被人忽略的迹象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重要的情况。他觉得有必要和两位老同志交换一下看法，便在一张纸条上写了这样一行字：“建议暂停讯问，研究一下。”递给他的上级和同事。他们同意了他的意见。来到隔壁的办公室，吕立把自己的看法疑问提了出来。武股长和程参谋异口同声地说：“是呀！这里面可能有鬼，许洪发刚来的时候，自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后来见混不过去，就急着要回去，是不是他家还保存有假金砂或其他走私物品。”吕立接着说：“形迹十分可疑，建议对许洪发实施收容审查，并搜查他的住宅。”

当他们再次在许洪发面前出现的时候，许洪发以为他们刚才是去研究让他回家的事，便急急忙忙地站起来，笑嘻嘻地说：“首长，我可以走了吧？”

“不！你不能走！”武股长威严地宣布：“许洪发，你听着：你在一宗假金砂诈骗案中，有重大嫌疑，经检察院批准，决定对你实施拘留审查，并搜查你的住宅！”刹时间，狡猾顽固的许洪发好象变了一个人，他的脸色惨白，满头大汗，两眼发直，身子摇摇晃晃，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象一条落水狗，呜呜哀鸣，摇尾乞怜。

大家都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一时间都愣住了。

“我有罪！我该死！我向政府坦白交代！”许洪发泪流满面地痛骂着自己，接着便将他参与假金砂诈骗案的经过一五一十地都讲了出来。

他说，几个月前，从他家乡罗定来了几个同乡，在他家落脚。他们带来了少量真金砂和许多假金砂，进行诈骗活动，看货的时候让人看真金砂，交货时交的却是假金砂。许洪发积极出谋献策帮助他们物色了诈骗对象，策划了行动方案，从深圳一个渔民手里诈骗了人民币七千元，他分得了一千元……

许洪发磕头如捣蒜，发誓赌咒，说他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才干下这桩坏事。他保证从今以后，洗心革面，永不重犯，并答应彻底退赔，要求放他回家去取来赃款交公。

许洪发讲的和假金砂案一千案犯的口供完全相符，传讯的目的完全达到，案子可以结了。可是有一个新发现的疑点，叫人放不下心：为什么刚才他还狡猾顽抗，一听说要收容审查、搜查住宅，就吓得屁滚尿流，全盘交代，并答应全部立即退赔，这个转变实在是太突然……武股长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天下事了犹未了，趁此机会抓一抓这个“未了”，或许能得到意想未到的收获。他示意吕立，吕立不管许洪发怎样苦苦哀求，态度严峻地把一张收容审查和搜查证拿到了他的面前。

“不要下跪啦，快起来签字吧！”

“你们真的要拘留我吗？”许洪发眼里露出惊慌恐惧的神色。

“是的。快签名吧！”

“不签！我不签名！”许洪发撒起泼来。他嚎啕大哭，泪流满面，一会儿质问说：“上级规定贪污受贿二千元以上

才追究刑事责任，我才受贿一千元，为什么就要抓我？”一会儿又哀求说：“求求你们啦，我不是已经彻底坦白交代了吗？坦白从宽嘛，为什么非要对我采取极端措施不可呢？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政工干部，今后还要工作呀，要是进了拘留所，今后我将怎样做工作呢！再说我家里有个年过七十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又非常胆小怕事，如果你们拘留了我，又去搜查我们家，他老人家不吓死也会急死的，求求你们，看在我父亲的面上，不要去抄家吧。”一个堂堂七尺男子汉，一下子变得如此懦弱，一个堂堂共产党员竟然如此下跪求饶，这使人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许洪发越是这样哀求，越是证明他家里有鬼。吕立毫不留情地严正宣布说：“你不签字只能说明你抗拒审查，不能阻止我们依法行事。”他对旁边站着的两名武装警察下命令说：“把他押到拘留所去！”

许洪发惶恐万状，绝望地哀鸣道：“完了！一切都完了！”

大家面面相觑，心中都浮现一个大问号：他为什么突然歇斯底里发作？难道仅仅因为受贿一千元吗？

仲夏的夜晚是那么温馨宜人，路旁新栽的玉兰花树，已开出了一朵朵白玉似的小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洋紫荆开满繁花，在路灯的映照下，灿若红霞，街道两旁，一幢幢正向空中伸展的建筑物，更加显示出这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朝气蓬勃的风姿……受命前往搜查许洪发家的吕立等干警，多么热爱这个正在起飞前程无限的新城，又是多么痛恨在新生活的激流中泛起的沉渣。

警车在一幢新建的职工宿舍楼前停住了，汽车公司保卫科的一名干部已应邀在那里等候着。吕立跳下车来后，将许

洪发所犯的错误，和将对他的住宅进行搜查的决定告诉了这名干部，接着他们便一同把许洪发的妻子叫了出来。

“听说你家公有心脏病？”

他妻子见丈夫下午被传去问话，至今未回；现在警察又来找她问话，心里更加害怕，便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没……没有呀，他刚从罗定老家来，身体结实得很哩！”

吕立听了，心里暗暗发笑。“原来如此啊！……说父亲有心脏病，这分明又是一个阻拦搜查的借口，更证明他的家里有鬼。”因此便和颜悦色地对她说：“你丈夫和地方的一个案子有牵连，经过批准，我们准备到你家里看看，如果没有发现什么，将有利于澄清他的问题。”

他妻子听说要搜查他的家里，起初有些慌张；后来可能不知道家里有什么违禁的物品，便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们爱查就查吧，反正也没什么东西……”

吕立他们被带进二楼的一套单元房，一眼便从客厅的布置看到了豪华的气派，带有电脑的高级音响组合机、进口的电冰箱、彩电、录相机等高档商品一应俱全，高悬的吊灯投射出五色的绚丽光彩，豪华型的进口沙发柔软舒适，一部日立牌的空调机磁磁发响，调节室内的温度……嗨！光这客厅里的各项设施，没有几万元钱怎能添置得起！他一个普通的干部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哪来那么多钱！

他爸爸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五十多岁年纪，粗手粗脚，一副乡下人打扮，见一下子进来那么多穿绿军装的人，以为是解放军串门来了，连忙站了起来，笑着说：“坐！坐！大军同志请饮茶！”

吕立笑了笑说：“不用了。你老人家继续看电视。我们有点事办”。

几个人马上散开，把住了门口，开始了搜查。

“你们这……这是干什么？”老人家莫名其妙，呆住了。

“不关你的事。”吕立等继续搜查。在许洪发的卧室里，他打开了书桌的抽屉，仔细地翻寻，想找一找还有没有未脱手的假金砂，没有找到；想从来往的信件中，发现有关罪证，也没有达到目的。他关好抽屉，又打开了大衣柜，见里面杂乱堆放着许多男女时装。面对着一套套进口毛料西装，他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了许洪发穿着褪色旧军装那一副穷酸样。不禁暗暗冷笑道：“嗨！他的那身打扮，是装出来给人看的呀！”

在衣服堆里没有搜查到什么，他正想关上柜门，忽然看到在衣柜下层有一个大的月饼铁盒，盒口的透明胶纸完好无损，看来还未开封，拿在手里掂了掂和普通的月饼盒没有什么不同，奇怪的是月饼盒怎么藏到衣柜里，不怕招蚂蚁吗？便对许洪发的妻子说：“能打开看一看吗？”“想看就打开吧！这是老许的朋友寄放在这里的。”她无所谓地回答。盒盖一打开，一股浓烈的药味冲鼻而来。天呀！里面装的哪是月饼，是满满一盒子黑油油的鸦片烟土！他心里一惊，失声喊道：“怎会是这东西，这可是玩命的玩艺啊！”大家都围过来观看。许洪发的妻子也莫明其妙。吕立到厨房里找了把秤一称：三斤三两。本来是来查取假金砂案的物证的，没想到竟查出了鸦片烟土。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都绝对不许进行贩毒活动，违禁者一经查觉，要判处重刑，直至处死。许洪发不但参加贩卖假金砂，还胆大包天地干起这玩命的鸦片烟买卖来。这时吕立才明白许洪发那么害怕搜查他家的原因。案情变了，屋里的空气也变了，紧张得叫人透不过一丝气来。

许洪发的妻子也吓得面如土色，瘫倒在椅子上。

就象猎犬捕获了猎物，吕立既兴奋又紧张，他大声地命令说：“现在大家要特别小心，特别细致地搜查，不能放过一丝一毫可疑的地方！”大家全神贯注地、紧张严肃地搜查着，从天花板到地板，一寸地方，一条小缝，都不放过。吕立见床头柜牢牢地锁着，就问许洪发妻子要钥匙。许妻说钥匙在许洪发手里。吕立大声说：“那只好撬开了！”说着，用铁钳子一撬，又从床头柜里拽出一个大饼干铁罐来，里面装的还是鸦片，重量是十七斤七两。“天呀！这么多！”大家又一次惊呼起来。搜查完了卧房又搜查阳台，连种着花的花盆也把泥土倒出来仔细地拨拉，从花泥里又搜出五点七两的黄金和一个列为国宝、价值几十万元的唐朝末年的铜镜——百鸟归巢的一小块样品。吕立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许洪发的妻子憋了半天，这时候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大骂道：“这些杀千刀的，藏这些东西在我们家，要害死我们全家呀！……”

“是谁？谁藏这些东西在你们家的？”吕立紧紧追问着。

“是，是老许那些罗定老乡。”她边哭边数落着。“他们一来，老许就把我支走了。他们藏什么东西在我们家，我也不知道。今天下午四点半钟他们还来提走了一个沉重的行李包……。”

呵！四点半钟，怪不得在那前后许洪发显得那么急躁不安！那一伙人提走的行李包，里面装的是不是鸦片呢？他们是些什么人？现在在哪里呢？吕立的心里象火烧火燎一样。

华强医院工地不宁静之夜

夜已经很深了，月亮睡了，星星睡了，城市也睡了。可是荔枝公园对面那幢四层办公楼的个个窗户，却灯火通明。发现这么重大的贩毒案，在深圳市还没有过，除窝藏犯外，其他案犯都未落网，而且可能还有大量毒品流散在外面，案情在继续发展中，情况十万火急！

边防分局的领导都到办公室来了，机关有关人员也都到办公室来了，四层楼上下都在紧张、忙碌、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党委办公室里，党委委员们正在听取调查股长武士英、侦察参谋吕立的汇报，负责抓缉私破案工作的是党委常委、副局长赖洪达。他虽然已经头发斑白了，但微微发胖的身躯仍是那么的魁梧，挺拔，威武，岁月的流逝在他那古铜色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棱角分明的皱纹，多年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在他的额头眼角留下几处显眼的伤痕；浓眉下架着一副一千多度的近视眼镜，但在那厚厚的镜片后面，目光如电，比老鹰的眼睛还要锐利，他的耳朵不知什么原因失聪因而塞着助听器的耳塞，可是任何可疑的声音，都逃不脱他的耳膜。他因多次破获重大案件而使罪犯闻之胆寒，恨之入骨。但是人民却热爱他，尊敬他，称他为“边防雄鹰”！眼前这新发现的重大案情，激动着他的心，他静静地听着，细细地询问着，暗暗地思索着，然后果断地发出了一个个命令：马上和各有关部门联系，封锁通往边境、内地的各个车站、码头、路口，防止未捕获的罪犯闻讯逃跑；马上突击审讯许洪发，弄清未捕获罪犯的姓名、特征、现在的住址，紧急进行追捕。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把贩毒分子一

网打尽！一定要一两不少也缴获他们运进深圳市的毒品！”

许洪发又一次被带进了审讯室。他从办公楼里通明的灯火，从楼道里警戒森严的哨兵，从眼前几位干警布满血丝、冒着火花的眼晴，和严峻的面部表情，觉察到了严重的气氛和沉重的压力。他知道贩毒案暴露了，身上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感到又害怕又后悔，悔不该麻痹大意，在前来边防分局接受讯问之前，没有把“货”转移出去，严密地隐藏起来；悔不该在接受讯问时，心慌意乱，失态露出了破绽。两年来，他由小到大作了多少案，经过了多少风浪，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大意失荆州”、避风港里翻了船，这一来他只好等着被押上法庭、关进监狱，甚至被送上断头台，从此什么荣华富贵，什么金钱地位，都成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但许洪发毕竟是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锻炼的老“运动员”，他吓不倒，哄不住，想从他的嘴里掏出东西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现在他的策略是想尽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以便使同案犯逃脱，以免案情进一步扩大、暴露，这样他也可以减轻一些惩罚。因此他一会哭丧着脸对天发誓说：那些鸦片烟土，绝对不是他的，是他老家的几个同乡暂时寄存在他家的。一会儿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骂自己该死，革命警惕性哪里去了，不问明是什么东西，就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把东西放下了，装出一副做梦也没想到寄存物品会有问题的样子，大呼“上当受骗”。负责审讯的武士英、吕立不理他那一套，穷追逼问他那几个老乡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征，现在住在哪里。这时他又装聋作哑，装疯卖傻，推说他出来当兵的时间早，农村里人又从来不叫大名，只知道他们的小名叫阿猫、阿狗、阿牛，真实名字并不知道，他们在深圳市神出鬼没，从没有告诉他住在哪里，因此他一无所知……时间一

分一秒地过去，到了凌晨两点钟，许洪发还没有交代一句真话。赖副局长见这样拖下去，一到天亮，人海茫茫，什么事都难办了。他当机立断，决定传讯许洪发的妻子张秀珍，实施迂回突破。张秀珍被带来以后，吓得脸色发白，浑身直打哆嗦。赖副局长亲切地安慰她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对她讲明事情已经出了，怕也没用。只有彻底坦白交代，协助抓住主要案犯，这才是挽救她丈夫的最好办法。否则贩毒的罪名将由她丈夫一人承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赖副局长那长者的风度，关切的言词，入情入理的利害关系的剖析，终于把张秀珍的心打动了，她咬了咬牙交代出那几个取走了行李包的罗定人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并供出他们今晚住在正在施工的华强医院工地罗定建筑队的老乡那里。她愿意亲自带路去捉拿他们归案。

“当！当！当！当！”时钟敲了四下，距离天亮只有两个多钟头了，天一亮，工地上、街上人山人海，想捉拿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必须马上行动，包围华强医院工地，将罪犯一网打尽。可是这时各路人马都已派出，有的到边境去守路口，有的到车站、码头去准备盘查过往旅客，办公室里只剩下赖副局长、朱副参谋长和参加审讯的少数工作人员。赖副局长果断地说：“老朱，看来这回得我们两个老家伙亲自出马了！事不宜迟，马上走吧！”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朱副参谋长的回答既兴奋又干脆。

一辆警车和一辆面包车，风驰电掣般向华强医院工地疾驰而去。

仲夏的凌晨，凉风嗖嗖，有些凉意，可是车上的人都心急如火连手心都沁出汗来。路上，赖副局长通过对讲机调兵